



有其子必有其父

蘇聯教育諷刺故事

新知識出版社

有其子必有其父

• 蘇聯教育諷刺故事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上海

有其子必有其父

• 蘇聯教育諷刺故事 •

*

新知識出版社編輯兼出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新力印刷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新 0123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7/8 字數：34,000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000本

定價：(6類) 0.18元

編者的話

在家庭中，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與學校教育佔着同樣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有很多家長對於自己子女的教育却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或者用不正確的、生硬的方法來教育子女，不注意自己子女的生活和學習，把教育孩子的責任完全推到學校和教師的身上。特別是有些家長，本身存在着很多缺點，不但不能以自己的良好行為來影響子女，反而以自己的缺點感染給孩子，這就更值得做家長的引起注意了。

這本小冊子中收集的，都是從蘇聯報刊上選譯的一些關於家庭教育方面的諷刺故事。通過這些故事，使家長認識到成年人的一舉一動給予兒童的影響是如何巨大，從而向家長指明：作為一個家長，應該以自己的優良榜樣來教育兒童，並根據共產主義道德教育的原則和方法來組織家庭生活。

“沒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養方法”，這就是我們應該從這本書裏得到的教益。

一九五五年六月

目 錄

犯錯誤了·····	普拉東諾娃(1)
有其子必有其父·····	特卡契(6)
教育·····	哈爾柯夫(11)
“讓你媽媽去管教吧!”·····	維斯尼亞(16)
謝遼沙的兩分·····	高列洛夫(21)
“文明”的教育·····	貝夫士聶爾(27)
有益的算題·····	高列洛夫(33)
行爲三分·····	連奇(38)
祖母和小孫子·····	納里尼亞尼(43)
劣等生·····	納里尼亞尼(48)

犯錯誤了

普拉東諾娃

阿力克犯錯誤了。十二點鐘出去玩的，一直到晚上才回家，雖然阿力芙金娜·彼得洛芙娜嚴厲地警告過：得在吃飯以前趕回家來。

家裏盤問他上哪兒去了的時候，阿力克一口咬定說他是在柯利亞·史米爾諾夫家裏玩遲了。但是，阿力芙金娜·彼得洛芙娜跟柯利亞的媽媽通了個電話之後，阿力克的欺騙行爲就給揭穿了。

大家決定等到第二天——星期日——再來處理阿力克的錯誤……

到了那天，一家人都悶聲不響地吃完了早飯。

阿力芙金娜和在師範學院學習的大女兒奧拉還坐在餐桌旁邊不動，而伊凡·瓦西列維奇已經走向沙發，沉重地嘆了口氣坐了下來。他一言不發地盯着阿力克，從睡衣口袋裏掏出一枝牙籤把它塞進嘴裏，就從牙齒縫裏喚了一聲：“過來！”

阿力克走到沙發跟前，低下了頭。

“小傢伙，這是怎麼回事啊？你還要欺騙媽媽多久呢？”

阿力克原來盯住地板的那雙眼睛順着沙發邊的小圓檯向上滑，把注意力停留在一根打餐巾裏冒出來的綫上；一隻手不

知不覺地也伸向小圓檯。阿力克正好趕上把那根輕鬆地翹着的綫在手指上纏了一周，但是父親却把他的手從小圓檯那邊拖了回來。

“你跟我說話呀，我求你別想野心事啦！”伊凡·瓦西列維奇嚴厲地說。“我問你：什麼時候你才不再惹媽媽傷腦筋呢？”

“我沒有惹媽媽傷腦筋。”阿力克拉長聲音說着，把右手伸進口袋裏。

“喲，口袋裏是什麼呀？哦，是一只打麻雀的彈弓。是瓦列卡借給我玩的，今天得還他了。”

到現在，阿力克才注意到房間裏洋溢着陽光，而瓦列卡和柯斯基的嚷叫聲也從敞開着的窗戶口鑽進房裏來。不用說，小朋友們準是想出什麼好主意啦。阿力克站立不安，惆悵地想着父親一定會給他講上許多時間，而他——阿力克就不能跟同學們見面了。他的手不安地撫弄着那打麻雀的武器，他的思想也離開父親的談話不知去向了。

“朝我看！”伊凡·瓦西列維奇提高嗓子說。

阿力克看到的是一對怒不可遏的眼睛——這使他不能不把父親的話聽進耳朵裏去了。

父親說：“記住：撒謊，這是最沒有出息的事。這，第一就是不尊敬父母，第二……反正總是卑鄙的行爲。既然你已經讀完二年級了，你就應該明白這一點。何況這個問題我已經跟你講過好幾次了。你也答應過多少次——再也不欺騙我和媽媽了！可結果呢？每天都有一套新花樣。這是誰教你這麼做的？是學校嗎？”

“不，”阿力克又快又驚奇地答道。

“是我嗎？是媽媽嗎？是奧拉嗎？”伊凡·瓦西列維奇一直追問下去。

“不是。”

奧拉不樂意地鎖起雙眉說：

“爸爸，請你原諒我，照我來看，話可是不應該這麼說的。”

伊凡·瓦西列維奇冒火了：

“這算怎麼回事？你倒教訓起我做父親的來了？就說你是師範學院的學生吧，你就精通教育啦？你自己也會有子女的。咱們走着瞧吧，看你到時候怎麼說法！”

奧拉一下就從桌子邊上站起身來，走向窗子邊去了。

阿力克對奧拉的干預頗感興趣。他希望事情能有轉機。他已經開始指望奧拉會想出什麼辦法幫他溜出屋子。可是奧拉不說話了，父親也開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父親激動地撥弄着牙籤，繼續說：

“得對這個小傢伙採取一套重要的措施！（阿力克想把他聽不懂的話在自己心裏唸一遍，却唸不上。）他會發展成個什麼呀？他今天欺騙同志，明日欺騙我，後天就會欺騙國家！看來，學校裏對這個問題不够重視。可惜，學年已經結束了：這事情得跟教師談談才好。”

當阿力克想到父親也會這樣怒氣沖沖地對他的女教師談話時，他開始替那永遠心平氣和、和藹可親的女教師葉麗娜·尼古拉耶芙娜難受起來。他鼻子裏覺得有點酸，一滴眼淚不覺得順着面頰滾了下來。接着又是第二滴、第三滴。

“哭什麼？”伊凡·瓦西列維奇停在兒子面前。

“可恥啊，小傢伙，還哭呢！”

“就是哭！……”男孩子揩着臉上的淚水，終於開口了。“幹麼小孩子騙了大人就得挨罵？瞧，媽媽欺騙了瓦拉嬌嬌，你就沒有罵過她。瓦拉嬌嬌要向媽媽借十五個盧布，可是媽媽說她沒有錢。但是媽媽自己的皮包裹塞滿了錢。”

阿力芙金娜底一雙胖手拍了一下，她那張紅潤的嘴驚愕得合不起來了，她的臉上慢慢地泛起一陣紅暈。奧拉打窗口轉過身來，露出了笑容。驚愕的伊凡·瓦西列維奇想不出一點辦法來，只好問：

“你從哪兒知道媽媽有錢呢？”

“從哪兒，從哪兒！我親眼看見的。她自己後來還給我四十個盧布買冰淇淋。昨天你打電話到機關裏去，說因為要到牙醫師那兒去轉一下，所以要遲一點上班，媽媽也沒有罵過你。事實上你哪兒也沒有去轉過。就是你的牙齒也並沒有痛過。可是媽媽還笑呢。”

伊凡·瓦西列維奇疲憊地癱倒在沙發裏，牙籤也給扔到地板上了。屋子裏一片肅靜，只有阿力克還偶兒醒醒鼻子。

“可你懂嗎，”伊凡·瓦西列維奇沒有把握地斟酌着字眼說，“說起來，大人究竟有些不同……再說，往往就有一些情況……”

“可是我也有情況呀！”阿力克執拗地打斷了他的話頭。

“你有什麼情況呢？”奧拉插嘴了。

“什麼情況，什麼情況！要是我說出我昨晚沒有經媽媽的

許可就去過運動場了，那媽媽準會要我站在壁角裏。”

“那你預先就該得到我的允許啊！”阿力芙金娜·彼得洛芙娜呻吟了一聲。

“還說允許呢！運動場你壓根兒連想也不讓人想，還會放我去嗎？難道你肯讓我去嗎？當然不肯！”阿力克低聲地結束了他的話。

電話鈴響得又兇又刺耳。伊凡·瓦西列維奇皺起臉來，忿忿地對妻子說：

“假如是我的電話，就說……”他碰上了阿力克尖利的目光，就高聲說：“我在家！”

阿力芙金娜·彼得洛芙娜去接電話，伊凡·瓦西列維奇就把手按在阿力克的肩上，眼睛瞧着旁邊說：

“這麼吧，現在你玩兒去吧。但是得記住：咱們的話還沒有談完呢。”

幾分鐘之後，院子裏傳來了阿力克喜悅的聲音：

“瓦萊利克，柯斯嘉！我在這兒呢！”

伊凡·瓦西列維奇愁眉不展地向滿面笑容的女兒瞥了一眼，嘆息着說：

“唉，真是困難的事情。咱們回頭來開個家庭會議，研究研究這個問題吧！”他一面說一面走向等他回話的耳機。

（陳中繩譯自蘇聯一九五一年第十八期“鱈魚”雜誌，原載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解放日報”）

有其子必有其父

特卡契

彼嘉從學校裏回家來，兩眼低垂，嘟囔着說：

“爸爸，女教師又要喚你去了……。”

西陀爾·巴達保維奇把長在又粗大、又紅潤的頸項上的不大靈活的腦袋扭了過來，皺起眉尖說：

“你在學校裏又出了什麼事啦？”

彼嘉默不作聲，凝視着爬在父親膝蓋上的蒼蠅。

“你為什麼像呆子似的不作聲？還是要我把你揍一頓不成！”

“她說我功課沒有溫熟。我就說她自己什麼也不懂。那末她就要我離開教室，到校長那裏去……那末我就說：儘管你自己離開教室好了，要是你喜歡，那怕你到校長太太那裏去都成……那末她……”

“慢着，慢着。幹嗎說話像開機關槍那樣的，‘那末我……那末她……’。你到底把功課溫熟了沒有？”

“‘小豆莢’伐西卡溫得不如我哩，可是倒……”

“小豆莢又是什麼意思？”

“我們都是這樣開他玩笑的……”

“那末，你是說，他還不如你？”

“不如我……”

“那爲什麼女教師老是要釘住你呢？”

“我不知道……”

“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西陀爾激怒起來說：“老是要麻煩家長，使家長丟開了緊要的事不做。這批人養在學校裏是幹什麼的啊？付給他們錢是爲了什麼的啊？我去，我自己到他們那裏去。讓他們記得喚我去的這一天吧！”

西陀爾·巴達保維奇是城裏一個有地位的人物。彼嘉很懂得這一點，因此他很滿意於跟父親這一場談話所引起的結果。他踮起一隻腳，旋轉了一圈，然後把書包拋到了屋角落，跑到母親那裏吃東西去了。

這時候，那個大發雷霆的西陀爾已經出了屋子，甩開大步向電車站走去。他惱恨他的司機，修了五天的汽車，怎麼還沒修好；又惱恨教師，使他不得安靜；又惱恨學校，離得這麼遠，一定得搭上電車去。最後，對電車又生起氣來了，該死的，好久不見開來……總而言之，西陀爾這時候憎恨整個世界。

當在拐彎處出現了載得滿坑滿谷的電車的時候，西陀爾又勃發了一陣新的怒潮。“不能多放些車輛出來嗎，也不致於擠得這個樣子啦！”他一邊想，一邊不知道怎樣才能塞進車廂裏去。他企圖從前面月台跳上車，可是駕駛員阻止他說：

“公民！請你從後車門上車。這裏只准帶孩子的婦女和殘廢的人上車。”

西陀爾一面跑，一面罵，急急忙忙趕到了後車門。

“鬼出的主意，後車門，前車門。連一個健康的人也快要變

成殘廢了！”

後車門那裏擠滿了人。西陀爾像一隻大海中的兵艦，挺起強壯的胸膛往人堆裏衝過去，把脚支在踏板上。

“公民！”一個長着灰白小鬚、濃密眉毛的老頭兒對他說，“請你別破壞秩序。你瞧，不是你一個人，人家都站着排隊在等候上車吶！”

“我打那兒知道。你站在這兒幹嗎？”西陀爾已經忿怒得咆哮了起來。“也許，你光是打算透一下新鮮空氣罷了！”

他蠻橫地推開老頭兒，走進了車廂。老頭兒跟隨着他，一邊責難地搖着頭說：

“你這人好生沒有教養。不敬重老年人！”

西陀爾冒起火來說：“沒什麼稀罕。神氣什麼。照你說，每個有鬚子的我都要給他磕頭啦！嘿，你們瞧，我不敬重他；可是人家也不敬重我呀！”

老頭兒靜靜地低聲說：“完全是這樣，要是你不配受敬重的話。”

“那末你倒配！”西陀爾粗暴地打斷了老頭兒的話：“像松香那樣黏住着，還要咕咕呱呱。”

“喂，你說話總得客氣一些，”別的乘客出來干涉了，“別欺負老年人！”

西陀爾只好不出聲了。

他像旋風一樣的闖進學校裏去。

“哪個女教師，她在哪兒啊？”

一個年輕黝黑的女人坐在書桌後面，她正在批改學生的

作業。她以一副詫異的、也許略帶些驚惶的神色迎着西陀爾·巴達保維奇。他却照他自己的理解去領會這副神色，就變得更大胆了。

“是你喚我來的嗎？你們這兒出了什麼事，爲什麼沒有我就對付不了啦！”

“你是彼嘉的父親嗎？很好，你終於來了。”女教師弄清楚了是在跟誰打交道以後說。

“好。你倒跟我說說，好在那兒？我可以爲是壞吶。你把我的孩子教育得很壞。”

“但是你的彼嘉是個頑皮孩子，”女教師反駁他說，“他對我沒有禮貌，你做父親的不該置之不理。你應當關心你兒子的行爲。”

“什麼我應當做，什麼不應當做，這是我的事。你要來教訓我，年紀還嫌太輕了一些。小妮子呀，幾個孩子你也對付不了。”

“跟你講話是困難的。”女教師氣吁吁地說，“你到校長那裏去吧，也許還是讓他來對你說明一切吧。”

“有什麼關係，就到校長那兒去好了。管他什麼校長不校長的。我自己也是個經理呢。別稀罕，神氣活現的。”

說着這幾句話，西陀爾就跨進了校長室的門檻。但是，他驀然僵立不動了，張開了嘴，站着好一會兒。書桌後面坐着的就是西陀爾在電車上對之出言不遜的那個有鬍子的老頭兒。

“我……關於兒子……來講一講……”西陀爾結結巴巴的說。

校長看見了他，不由自主的笑了起來說：

“不，可敬的人。我們先來談談你，而後再談談你的兒子。”

(孟 東譯自蘇聯一九五四年第二十期“鱷魚”雜誌，原文係烏克蘭文，俄譯者 Ф·克拉夫欽柯，原載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九日上海“新民報”晚刊)

教 育

哈爾柯夫

在一個星期日的晚上，七年級學生鮑利斯沮喪地站在窗旁，撅起嘴唇，神經質地拉着花邊窗簾。尼古拉躺在沙發上，手裏揉着一支已經熄滅了的煙捲。他教訓兒子到現在已有半個鐘點了：

“你到底到什麼時候才醒悟呢？……不要拉窗簾！……秋天你還得補考代數，你一天到晚在想些什麼？……誰會替你這個懶漢去補考代數？啊！……對你說，今後不許再玩足球。你身邊買球票的錢積了多少了？”

“四盧布……六十戈比……”

“夾在代數書裏的兩個盧布哪裏來的？”

“這是買麵包的錢，是我節約麵包所省下來的。”

“你給我去拿來！”

“爸爸！我今天要……這是最後一次。你得知道，預賽，‘礦工’對‘電氣工人’……”

“‘礦工’對‘電氣工人’。代數只有兩分，你還要想到運動場去。六十戈比你可以留在自己身邊，其餘的錢等考試以後再還給你……當然囉，要是能及格的話……”尼古拉把錢點了一遍，放到自己的袋裏。“現在滾到你自己的房間裏去。把收音機

關了，去溫習功課！”

鮑利斯頃刻感到自己被劫掠一空，完全破產了。他把切剩的、少得可憐的六個十戈比銀幣塞在袋裏，關了收音機，消逝在門後了。

從廚房裏傳來了一陣劈拍聲和碗碟的叮噹聲。這是安娜在準備半夜飯的冷盤。現在已是七點缺一刻了，尼古拉唉聲嘆了一口氣，一骨碌從沙發上跳了起來。沙發的舊彈簧也發出呻吟之聲。尼古拉轉輾不安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過了一會兒，他在餐桌上鋪了一張大的紙頭，接着，又把一副裝在電木匣子裏的骨牌，兩支削得尖尖的鉛筆，一只煙灰缸，還有火柴和紙煙，都放在紙上。

時鐘連敲七下，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在叩門。尼古拉匆匆地跑到前房去。

“準時駕到，一秒鐘也不差。”他把門開了，向客人們點頭問好，“真是有信用的人。”

“但不是每個人都是有信用的。”一個穿着淡灰色上裝、戴着草帽的客人沒精打彩地說。

“哦，勃里士茄洛夫在哪裏？”尼古拉就地問。

“今天到省裏去了。財政部來電報要他去，這些傢伙真可惡。”另一個客人急忙回答，他的神色像報喪者一樣。

“什麼……這……這……”尼古拉倒退了一步，他的後腦撞到門框上，“這怎麼辦呢？”

“他就是這樣地走了。”戴草帽的客人嘟囔着，“你為什麼擋住門口，讓我們到房間裏去吧。”